

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上一次學習到「歲饑賑濟鄰朋」，這一句我們前面學習了幾個公案，請看五百九十八頁：

徵事【種荳代穀（《文獻通考》）】

歲饑，就是我們一般講年頭不好，糧食缺乏，人民有很多就得不到糧食，就受飢餓之苦。饑荒，特別是荒年，有什麼天災或者人禍、戰爭，都會出現饑荒的這種情形。這個不但古代有，現代更多，你看戰爭的地方，沒得吃，沒得住。我們現在看到俄烏戰爭、以哈戰爭，多少難民他沒得吃，在那個地區來講就是屬於「歲饑」。如果善心人士，就是去賑濟，現在國際社會也有做這些善事的，去賑濟災區。

這個地方是講中國古代的一個公案。我們今天看『種荳代穀』，這個公案出自於《文獻通考》這本書的記載。

【宋程珦】

『宋』就是宋朝，宋朝有一位『程珦』先生。

【知徐州】

在古代，我國的地方官，有知府、知縣。知府、知縣等於是現在的縣市長，大的市的市長、或者縣長。像現在大陸的制度，市比縣要大。在台灣是除了直轄市，縣比市大，所以縣裡面有市，叫縣轄市；也有省轄市、直轄市，直轄市屬於中央直轄的。在古代叫知府，縣長叫知縣。都道府縣，古代行政區域的名稱。

用『知』，我們老祖宗的傳統文化都是有教育的，所以用的名詞、字都有它的含義，「知」就是你要知道。你當一個縣的縣長，當一個市的市長，當一個地方的官，在過去叫父母官，父母官對人民就要愛民如子，你要把這個地方的人民看作自己的子女一樣，所以愛民如子。身為父母官，當父母官他有三個責任，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。君是領導，你要領導這個地方的人民；親就是父母親，你要把他當作你的子女來看，你的子民，所以親就是父母官。不但要當這個地方人民的領導，還要當他們的父母，那種心態來照顧人民。師就是要教導他，「不教而罰謂之虐」，孔子講，人民你沒有教化，他犯錯了，你定法律把他處罰，這個叫虐待人民。他不懂，他不知道，你政府沒有教他。像現在政府法律定一大堆，有幾個人知道什麼法律？除了是讀法律系的，幾個人知道？其他人民知道嗎？他犯法了，他也莫名其妙，他也不知道哪一條該做、哪一條不該做。所以在古聖先賢講，你不教導人民，他犯錯你就處罰他，這個不合理，這個叫虐待人民，現在講沒有人權，你不尊重人權。所以古時候它這個制度，用意是非常好。

所以「知徐州」，這個「知」就是說你要知道這個地方民間疾苦，人民有什麼需要、他有什麼問題，你要知道。你不能去那邊當個縣長、當個市長，民間疾苦你統統不知道，那這個就要撤職查辦了。所以用這個名，叫「知」，就是提醒這個地方官你要知道，你不能不知道。「徐州」，是現在的江蘇徐州，靠近山東這個地方。我們大概知道一下這個地點就可以了。這個地區：

【久雨穀壞。】

就是雨下太大了，農作物都被雨沖壞掉了。我們今年在台灣中南部也下過很多暴雨，那個暴雨像倒的，真的是風不調、雨不順，所以很多農作物也都被雨水沖壞了，還有水果，香蕉這一類的。我

們這次到屏東，一個同修他們種香蕉，今年都沒有收成，都泡湯了，辛辛苦苦種了，雨下來沖壞掉，下太大了。所以我們看到古時候有這種情況，現在有，而且更多、更嚴重。『久雨穀壞』，雨下得很久，農作物都被沖壞了。

### 【珣度水涸時。】

『珣』就是這個知縣、縣長，程珣。『度』這個字念「惰」，不念度，這個是破音字，是考慮、推測的意思。『涸』，三點水再一個固，念「河」，「水涸」就是水乾。程珣他就在想，等到水乾的時候：

### 【耕種無及。】

『無及』就是沒時間，來不及。不曉得等到什麼時候雨停了，不再下了，這個水乾了，你要耕種也來不及了。你今年種的，種下去不是說馬上就長出來，它要一段時間，也就是說，今年受到水災災患，這些農作物都毀壞掉，等到雨停了，再種也來不及了，今年糧食就缺乏了。程珣他就想到這個問題，等到水乾再來耕種也來不及，糧食還是接不上，短缺。

### 【乃募富家。得荳數千石。貸民使布水田中。】

他去募款，『募富家』，就是我們現在講找那些有錢的大企業，因為他們有錢，古時候大戶人家都有糧倉，都有存糧食。『得荳數千石』，這個豆有數千石。『貸民使布』，「貸」就是我們現在講放貸、貸款，就是說這個種子先不要跟你收錢，先給你們去播種。「布」就是遍布，就是分發給農民去播種，你就先不要拿錢，你先播種，以後有收成了你再還。

### 【水未盡涸。而甲已拆矣。】

放貸這些豆給人民，他們去播種，播種在水田當中。水還沒有完全乾，『而甲已拆矣』，這個「甲」是植物果實的外殼，「拆」

是裂開了，意思就是指播種在水田之中的豆，已經開始在發芽了。就是水還沒有乾，但是那個豆種下去，已經開始在發芽。

【是年穀雖未登。而民不至饑者。皆荳之惠也。】

就是那一年，水災那一年。『穀未登』，「未登」就是沒有收成。「登」就是穀物成熟的時候。而人民他不至於受到飢餓，『皆荳之惠也』；就因為程珦他想到向有錢的人借豆，來給這些農民播種。其他的農作物都被水沖壞了，還有這個豆，大家可以充飢，可以吃得飽，就是因為種了這個豆的恩惠。這是講宋朝程珦，他幫助徐州地區的人民解決這個饑荒的問題。

下面這個按，就是周安士居士按照這個公案故事來做個評論。

按【嘗閱《四友齋叢說》。】

《四友齋叢說》是明朝何良俊編撰的。良俊，他的字叫元朗，華亭人，是明朝嘉靖年翰林院孔目，《明史·文苑傳》有記載。『嘗閱』，就是周安士先生他曾經看過《四友齋叢說》，這本書裡面有記載。

【載一備荒之策。】

『備荒』就是防備災荒的一些政策。

【謂當取各府。州。縣贓罰銀兩。盡數糴穀。】

這個政策是什麼？就是應當『取各府、州、縣贓罰』，「贓罰」就是追贓、罰款。用這些錢，『盡數糴穀』，就是買這些穀物。

【其犯軍流以下者。許其以穀贖罪。】

『犯軍流』，就是充軍流放，古時候充軍流放，這個罪也相當重，被發配到邊疆。比這個輕一點的，『以下』，就是說還沒有達到要發配到邊疆的，就是犯軍流的以下。『許其以穀贖罪』，我們現在叫罰款、罰錢，古時候你拿穀來贖你的罪，那你就不用去坐牢了。

【若一處遇水旱之災。聽其於無災處。通融借貸。】

犯罪的人他們繳的罰款，在國庫裡面，要做什麼？救災用的。如果有一個地方遇到水災或者旱災，『聽』是任由、任憑，任憑『其於無災處，通融借貸』。就是說你可以讓他去向沒有發生災難的地方，去通融一下、去借貸，我們現在說去銀行貸款。

【候來年豐熟補還。】

『候來年』，就等到來年有收成了，再來補，再來還這個錢。

【則百姓可免流亡。朝廷可無顧慮。】

這樣的一個政策，百姓就不會往外跑。流亡，往外跑，那就是難民。大家現在在新聞、電視上看到難民，你看俄烏戰爭、以哈戰爭，很多難民，敘利亞戰爭，難民幾百萬，跑到歐洲去了，像烏克蘭跑了幾百萬。難民跑過去，也會造成那個地方的一個問題。難民少，還可以應付；多了，他們也受不了。你跑到那邊，你要不要生活？生活，你要工作，你一定要跟當地人搶工作。所以歐洲有一些國家他就抗議。這是難民的問題。

用這個政策，『百姓可免流亡』，就不用跑到其他地方去。比如說徐州這個地方發生饑荒，政府沒有一個好的政策來協助他們度過這個饑荒、荒年，他為了要填飽肚子，他只好往其他地方去，往其他的省、縣去。難民多，你跑到隔壁的省去，造成那邊的壓力困擾。所以能夠在當地解決是最好的，是上策。所以周安士評論，像程珦想到這個辦法來解決這個饑荒的問題，當地的人民他就不用往外地跑，也不會造成外地的困擾，朝廷也就不需要顧慮。

【此種善政。正當急急舉行。】

所以周安士提出來，這種善的政策正是應當趕快舉行，『急急』就是不要再拖延了，這個好的政策就要馬上去施行。

【唯願好善者。告之當事耳。】

所以要勸告當事的人，特別是掌權的人，要給他們建議這個好的政策。這個是周安士對這個公案的一個評論。我們再看下面一個公案：

徵事【抗疏救遼（《瑣闥管見》）】

這是出自於《瑣闥管見》這本書。

【嘉靖末。遼陽大饑。軍民相食。】

這個事情發生在明朝嘉靖末年。『嘉靖』，就是明世宗的年號，西元一千五百二十二年到一千五百六十六年，他在位有四十四年，相當長的時間。『遼陽大饑』，遼陽這個地方就鬧大饑荒。這個饑荒鬧到什麼程度？『軍民相食』，軍民互相搶糧食。真的饑荒的時候，人死了就吃人肉，那個是古時候，還有戰爭的時候，也都有這種情況。像中國外國都有，聽說美國南北戰爭，打到沒得吃，吃戰馬肉，馬肉吃光了，就吃人肉。二戰的時候也是這樣。我父親當時被日本調去當軍伕，去當做工的，被調到新加坡去，他講了很多當時的情形給我們聽，沒得吃，那個都很慘的。我們在一些資料上都有看到，古今中外遇到饑荒、戰爭，都有這個事情。「軍民相食」，互相搶糧食，這個必定的。

【兵部侍郎王某。疏請賑饑。議將二萬石粟。陸運至山海關。解費之銀。每萬計八千兩。地方深以為苦。時崑山許伯雲為給事。謂遼人命在旦夕。若用陸運。則曠日而騷擾。不如暫弛海禁。用漕艘沿海以往。則可揚帆速至。】

『兵部侍郎王某』，他沒有名字，就只知道他姓王。「兵部侍郎」，就是現在等於是國防部軍人，兵部侍郎，他是等於是副部長級的。他就『疏請賑饑』，上疏、奏疏，請上面（皇上那邊）來賑濟這些饑民。他的提議，他建議將二萬石的粟，這些糧食，『陸運至山海關』。他上疏，這個要經過會議討論，討論的結果，要將兩

萬石的糧食用陸運，運到山海關。因為遼陽是在東北，那也相當遠了。『解費之銀』，就解送的費用，『每萬計八千兩』，就是一萬石就八千兩的運費，我們現在叫運費。都沒得吃了，再加上這些負擔，『地方深以為苦』，當然也是非常痛苦的，運費也很高。朝廷雖然有命令下來，但是地方上負擔這個運費也是相當的吃緊，相當大的壓力。

『時崑山許伯雲為給事』，「給事」是一個官的名稱，給事中，是等於現在的顧問，侍從在皇帝的左右，顧問，我們現在叫國策顧問這一類的官職。「崑山」就在江蘇，江蘇許伯雲先生他為給事，他當顧問。他就提建議，『謂遼人命在旦夕』，遼陽那邊的人都不曉得餓幾天了，餓得都快死了，命在旦夕。『若用陸運，則曠日而騷擾』，「曠日」就是耗費時日。用陸運運輸，以前沒有高速公路，那個路都是泥巴路，用馬車是最快的，如果用牛車就很慢了。陸運要費很多時間，時間要很長，才能把糧食送到那個地方。所以「則曠日而騷擾」，「騷擾」就是大家很困擾。『不如暫弛海禁』，「暫」是短暫的，「弛」就是解除。因為明朝嘉靖年間有海禁，不准出海。這個時候，如果從沿海送上去就比較快，所以他就建議朝廷不如暫停海禁，海禁先開放一下，讓『漕艘』，這個「漕艘」就是漕運的船，運糧食的船，能夠走水路比較快，糧食很快可以到達，不像走陸地要那麼長的時間而且運費也高，勸朝廷暫時先解除海禁。所以『沿海以往，則可揚帆速至』，沿著海邊走，可以很快就到達災區。

### 【於是抗疏極言】

他就向皇帝上疏直言，講這個利害得失。

【且謂海運倘有疏虞。請以一家為質。而後朝廷始從其請。】

他還自己去擔保，他提出這個建議，如果海運有出了什麼問題

，我們家來擔保，去承擔這個罪過，用這樣擔保，然後朝廷才答應他這個建議。

【於是將原議漕石。並天津倉糧。共添至十余萬石。星夜航海赴遼。遼人歡呼動地。全活甚多。至今其地。猶廟祠焉。】

朝廷同意了，他用他們一家人的性命去跟朝廷擔保，如果有問題他們來承擔，朝廷才答應他的建議。連天津的糧倉，一共『十余萬石』。『星夜』就連夜，走海路把糧食送到遼陽這個地區。『遼人歡呼動地』，遼人們不曉得餓多久了，看到糧食到了，當然他們就激動得不得了，歡呼動地，他們得救了。『全活甚多』，救活了很多。『至今其地，猶廟祠焉』，「至今」就是到周安士居士那個時候，清朝康熙年間，遼陽這個地方還有人建廟給他供奉，給兵部侍郎王某，他沒有名字，只知道他姓王，蓋廟給他紀念。這個是積陰德，一般講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，救了那麼多的人命，這個陰德非常的大，那個地方的人感恩戴德。

我們下面再看這個按：

按【以痛哭流涕之誠。而救蹈湯赴火之急。宜其片牘甫陳。而恩膏隨播也。卓哉。許君。其澤溥已。】

『片牘甫陳』，「片」是少、零星，「牘」是古代寫字用的木片，「甫」是剛剛、剛才的意思，「陳」就是訴說。這個意思就是講幾句真誠的奏議，才剛剛奏呈給皇帝。「恩膏」就是恩澤的意思，「溥」是廣大，這個恩澤廣大。『救蹈湯赴火之急，宜其片牘甫陳，而恩膏隨播也。卓哉！許君。其澤溥已』，他的恩澤就非常廣大，普及到廣大的人民。當然來世的福報就非常大，來世福報可能就生天，天福。

我們接著再看下面這個公案：

徵事【自諱其德（見《周子愉筆記》）】



【明崇禎時。常熟進士蔣琬仙。偶寓崑山同年周明遠家。是年大荒。夫妻父子不能相顧。時有郭姓者。將賣其妻。而礙手中所抱之子。既而曰。各自逃生矣。遂置其子於道旁。蔣公惻然曰。奈何以口腹故。頃刻離散一家。問需錢幾何。曰一十五千。蔣立湊囊資。止可十千。復向明遠貸五千。以足其數。明遠曰。世間善事。當與人同。君不恥獨為君子耶。亦捐五千贈之。妻得不賣。子亦保全。】

我們先看到這段。這段講，『自諱其德』，見《周子愉筆記》，這是《周子愉筆記》裡面記載的一樁事情。「自諱」，「諱」就是隱蔽，自己有做陰德、做好事，但是他並不去張揚、不去宣揚，這個我們一般講叫積陰德，就是為善不讓人知道。但是後面還是會有人知道。

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明朝崇禎時，崇禎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，明朝末年，那個時候也是國家很亂。『常熟進士蔣琬仙』，「常熟」是在現在的江蘇省，江蘇省常熟這個地方有一位進士，「蔣琬仙」，是一個人的人名。他原來的名叫蔣棻，他是西元一六〇五年到一六六四年，他的字叫琬仙，古人有名有字有號，號南陔。所以他是南直隸蘇州府常熟縣，就現在蘇州市，這個地方的人。到崇禎十年，西元一六三七年，他是丁丑科三甲同進士出身的，授廣東南海知縣。廣東南海，現在的海南，海南這一帶的知縣。舉薦廉幹第一，後升禮部主事，後來升到禮部主事，他還沒有赴任，明朝就亡了，滿清就入關了。後來他隱居，杜門著書，他就隱居起來。他的兒子蔣伊，號莘田，清朝翰林，他的兒子到了清朝時候也做到翰林。

『偶寓崑山同年』，「寓」就是寄居，後來泛指作居住。「偶」就是說有個時間，寄居在崑山。崑山也是江蘇省，現在的崑山，台灣台商很多。「同年」，就是古代科舉考試同科中試者的互稱。

唐代同榜進士稱同年。明清鄉試、會試同榜登科者皆稱同年。同年，不一定說他年紀一樣大，只是同一年考上的。清代科考先後中式者，其中式之年甲子相同，亦稱同年。他有一段時間，住在同時登科的『周明遠』的家。

『是年大荒』，那一年鬧大饑荒。『夫妻父子不能相顧』，一家人都照顧不了一家人，丈夫照顧不了妻子，妻子也照顧不了丈夫，也照顧不了父母、兒子，一家人都不能相顧，夫妻、父子不能互相照顧，沒有得吃，就是我們一般講自身難保，沒有辦法再照顧到別人，自己家人都沒辦法照顧了，自己都照顧不了自己。『時有郭姓者，將賣其妻』，這個時候遇到有一個饑民，姓郭的，沒得吃，想盡辦法，那次就要賣他的妻，就要賣他的太太。但是有個孩子，『而礙手中所抱之子』，但是你賣妻，你不能連孩子也賣了，這個孩子就是一個障礙，他要賣妻就沒辦法賣。就賣給富人，換取一些糧食。『既而曰：各自逃生矣』，就是說夫妻各自逃命，自己顧自己的命。『遂置其子於道旁』，那個孩子就放在路邊。

『蔣公惻然，曰』，蔣琬仙看到這個事情，「惻然」，也很同情。『奈何以口腹故，頃刻離散一家』，奈何為了這個吃，一家人就離散了。蔣公很慈悲，就問你們到底需要多少錢，你們才可以應付你現前的困境？『曰：一十五千。蔣立湊囊資』，「囊資」就是他口袋的錢他全部拿出來。『止可十千』，只有十千。他是要一十五千，他只有十千。他說這個不夠，還差五千。『復向明遠貸五千』，他就向他這個同年說，你借我五千，我湊一十五千給他，讓他們一家人不要分散。『明遠曰：世間善事，當與人同』。他的同年就講，世間的好事，「當與人同」，大家都要做。『君不恥獨為君子耶？』「恥獨為君子」，是出自於《後漢書·王暢傳》，是講蘧伯玉恥獨為君子。恥就是羞恥，就是只有我是君子，我旁邊的人統

統是小人，他不願意做這樣的君子。要做君子，大家都來做君子，沒有說我是君子、你們統統是小人，這個叫恥獨為君子。只有我一個是君子，旁邊統統是小人，這是很可恥的事情；怎麼這麼多人，只我一個是君子，其他人統統是小人？所以「君不恥獨為君子」。明遠就說，你不要就你自己做君子，要做君子大家一起來做。『亦捐五千贈之』，他說這個五千就我來捐，不用借了，好事大家一起做。蔣畹仙出一十千，他這個同年周明遠捐五千，湊起來就一十五千。『妻得不賣，子亦保全』，他的妻也不用賣，孩子也可以保全，一家人就不用分散了，就是救了一家人。他們兩個人，這個同年也都是讀聖賢書，知道要做好事，遇到別人有急難，就是去幫助人。

【後其人薄有家業。率子叩謝。】

『後其人』，就是被接受救濟的這個人，姓郭的這個人，『薄有家業』，就是後來他們也有賺一點錢，「薄」就是不是很多，我們一般現在講叫小康家庭，「薄有家業」，就帶他的兒子來叩謝蔣畹仙、周明遠。

【蔣公不令至前。且諱言其事。】

他要來向蔣公叩謝，蔣公就說，你不要講，這個事情不要講，也不要宣揚。做好事，為善不欲人知，積陰德，陰德那個福報是最大的，比陽善大。陽善，大家都知道，給你宣傳，現在就登報紙，媒體去報，報一下就沒了。陰德，就是做好事人家不知道，這個報在子孫，自己本身將來的福報當然就更大，就生天了。

下面周安士居士按照這個公案：

按【明遠公。即子愉弟之祖也。與蔣先生最稱莫逆。余見子愉弟。書蔣氏三代之懿行甚悉。因摘錄數條。列於篇末百福駢臻三語下。茲不多述。】

周明遠，『明遠公，即子愉弟之祖』，就是周安士先生認識的子愉弟他的祖父。『與蔣先生最稱莫逆』，「莫逆」就是彼此志同道合，交情很深厚，這個稱為莫逆，我們一般講莫逆之交。『余見子愉弟，書蔣氏三代之懿行甚悉』，因為這個公案是周子愉記錄、記載的，周子愉，周安士居士有見過他。「書蔣氏三代之懿行甚悉」，「書」就是記錄，他自己不宣揚，但是有人幫他記，記錄他們三代做的種種的好事，很詳細。「甚悉」就是很詳細。做了很多好事，『因摘錄數條』，就是從這麼多好事當中摘錄幾條。『列於篇末』，就是一篇文章後面，這叫篇末。『百福駢臻三語下』，這個是《陰騭文》原文最後三句。『茲不多述』，這個《陰騭文》後面三句有詳細的一個解釋，相關的註釋可以參閱後面的文，文昌帝君到後面會有解釋，這裡「茲不多述」，就是在這裡就不多做解釋，等到後面會看到。

這個「歲饑賑濟鄰朋」，我們學習到這裡。下面這一條就是：

【斗稱須要公平。不可輕出重入。】

『斗稱』，這個「稱」，同一個禾、再一個平那個「秤」，是一樣的，念「秤」，磅秤，是衡量輕重的器具。現在都有一些現代化的磅秤，以前有秤子，我小時候還有秤，這個秤錘有大有小的。「斗」，容量的單位，十升等於一斗，十斗等於一石。秤糧食的器具，就是口大底小，就是上面這個口四方的比較大，下面底部比較小，方形或者谷形的量器，大多數用木頭或者竹子製成的，容量為一斗。或做為盛酒器，裝酒的，用這個來量。「斗稱須要公平」，古時候國家都有定度量衡的標準，你不能去偷斤減兩。以前有些商人都會給人家偷斤減兩，就是在磅秤做手腳，給你看一斤沒錯，但是實際上不到一斤，他做了手腳，這個就不公平。

這個在《太上感應篇》有一個公案，就是灌水銀。他父親賺了

很多錢，臨終的時候給他兒子講，他說，兒子，我告訴你一個祕密，你父親有賺這麼多錢就是靠這個偷斤減兩的，灌水銀，這個傳給你。他這個兒子很有善心，知道他父親做的事情不好，給人家偷斤減兩這是缺德的事情，他很孝順，也沒有違背他父親。他父親臨終告訴他，這個你繼續用，你就賺很多錢。但是父親過世了，他就把它毀掉了，偷斤減兩那個秤，就把它照原來規定的來做生意了。他做了這個事情，他有兩個兒子還小，突然死了。他心裡就很不平，他說我父親一輩子偷斤減兩賺人家的錢，做這個不好的事情。我把我父親那個不好的改過來了，怎麼還要受到天的處罰？把我兩個兒子就收走了。他心裡很是不明白，我父親做壞事，我現在做好事，怎麼反而得到不好的報？我父親做壞事，怎麼賺那麼多錢，反而比較好？我現在做好事，我兩個兒子就死了？那天晚上就夢到一個神來給他託夢，他說你不要埋怨了，因為你父親偷人家的斤兩，賺那麼多錢，那個是不義之財，上帝派兩個敗家子來，你那兩個兒子是上帝派來，要把你父親賺的家財散掉的敗家子。他說你現在改過了，上帝把那個兩個敗家子收回去了。他說上帝會再派兩個好兒子給你，你不要埋怨了！他醒過來才明白原來是這樣的。所以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他那兩個兒子死了，我們一般人看很不幸，但是實際上是好事，後面生的孩子就是來報恩的。那個是來討債的，來敗掉你家產的敗家子。所以這個都有因果。

所以『不可輕出重入』。我小時候母親在賣菜，有的人真的很會做手腳，我們對面有一家，我們賣菜，他也賣菜，他賣的都比我們便宜，同樣是市場批發的價，他賣的就比我們便宜大概三分之一，有時候甚至便宜一半。你說你去買菜的，會跟他買還是跟我們買，一樣的菜？後來我母親那個菜攤就倒閉了。我們就很不甘願，奇怪，同樣去那個市場批發的，虧本生意哪有人做？如果要做虧本生

意，那何必做生意？我母親也很不甘心，去打聽，才知道她對面這一家，他是去批發菜的時候他順便偷人家的菜，偷就不用本錢，當然可以賣的比我們便宜，他一邊買一邊偷。我們這個菜攤沒有人來買，因為他便宜，一樣，誰買你的？倒閉了，我母親就去出家。後來我給我母親講，這個大概是佛菩薩派來的，我說如果我們沒倒，我看妳不可能出家，妳肯定放不下，妳的生意很好，妳一定放不下的；倒了，妳就沒辦法。我說這個也不是壞事，不然妳現在還在做生意；妳現在可以去念佛、念經。所以一些事情要從各方面角度來看，好的當中也有不好的，不好當中也有好的，看事情方方面面。所以「斗稱須要公平」，不公平就不好了，因為你賺的那些錢，不義之財，你也守不住。下面是講發明：

發明【不用手。不用口。偏要用稱與斗。以手與口。皆有心。有心。即有我。不若斗稱之無我而公平也。】

我們先看這一段，這個是周安士居士「發明」這一條，就是「斗稱須要公平，不可輕出重入」，發明為什麼用斗秤的道理。所以我們老祖先用的名詞都有它很深的含義，很有啟發性、很有教育性的。『不用手，不用口，偏要用稱與斗』，他就不用口或者用手，偏偏用秤與斗，這個秤就是衡量輕重的器具，斗就是量糧食。為什麼不宜用手跟口？因為『手與口皆有心』，我們人有手有口，就有心，有心即有我，我們凡夫都有我（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），有我就有私心，自私自利。『不若斗稱之無我而公平也』，斗秤無我，它無心，所以用斗秤才公平。

【公平。則當輕而輕。當重而重。忘乎其為出入矣。】

斗秤須要公平。公平，當輕就輕，當重就重，四兩就四兩，八兩就八兩。『忘乎其為出入』，它也沒有出入了，斗秤無心，所以它就公平。我們人有心，起了貪心，私心起來，就不公平了。

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虞帝巡方。必同度量。周王肇位。首察權衡。非公平之是尚。而不可輕重於其間乎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。這段是講『周王肇位』，「位」是指君主的地位，「肇位」就是說他登上君主位子之初，剛剛登基，這個叫肇位。『首察權衡』，「權衡」就是秤量物體輕重的器具。「權」就是秤錘，「衡」就是秤桿。我們的秤子，長長的秤桿，有個秤錘。在《禮記·深衣》裡面講，「規矩取其無私，繩取其直，權衡取其平」。所以「首察權衡」，周王他剛剛登上君王之位，首先去考察權衡，度量衡，考察這個。『公平之是尚』，「之」是一個助詞，把行為對象提前，表示指這樣做，「尚」是遵從，意思就是指崇尚公平，做事情要公平。公平，大家就沒話說了。這個世間為什麼問題那麼多？就是不公平。不公平，問題就很多；公平，就沒問題了。

『而不可輕重於其間乎』，所以要崇尚公平。

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言斗。則升與斛在其中。言稱。則丈與尺在其中。言輕重。則多寡。大小。長短。精粗。皆在其中矣。】

『言稱』，講一個要舉一反三，你講秤，這是秤重量的，還有量長度的，這個也都包括在其中。所以要舉一反三，講到斗秤，就要舉一反三，這個丈、尺都在其中。『言輕重，則多寡、大小、長短、精粗』，「精」就是比較精細，「粗」就是粗糙的，東西有比較粗糙的、有比較精細的，這個就是質量，現在話講質量不一樣，價錢就不一樣，都在其中。所以這個要公平，買賣，大家就是要公平，不能用偷的。

【斗稱公平。不當徒求之斗稱。須從方寸間。日以公平自矢。】

『自矢』是立志不移，就是自己要保持公平的原則。

【到工夫純熟。度量寬宏。則或施於斗。或施於稱。自無不公平矣。】

公平，「自矢」就是自己要要求自己，自己要做到公平。用斗秤的標準來要求我們自己，我們自己要依照這個標準，那才公平。這一段也就是說，我們修行就修這個。你做生意買賣也是在修行，你斗秤公平，『到工夫純熟，度量寬宏，則或施於斗，或施於稱，自無不公平矣』，你用斗、用秤，自然沒有不公平的。所以關鍵還是在我們這個心。為什麼要有這句「斗稱須要公平」？因為有人他會在這個地方動手腳。或者不好的摻雜到好的，這個都包括在裡面。

過去像我三哥給我講，有一些比較不好的商人，當然不是說每個商人、商家都是這樣。有少數的那些商家，賣茶葉當場泡給你喝，喝的時候，這個很好，他就從這一甕裡面抓出來泡給你喝。然後，好，這個不錯，買回去了；買回去，怎麼跟當場喝的不太一樣？後來我三哥，他住阿里山，他那個道場全部都種茶的，對那個全部商家他很熟悉，所以他去買，騙不了他。我說他怎麼去偷天換日？人家眼睛都看著，就是那一甕抓出來泡的，賣也是那一甕抓出來的，那怎麼去做手腳？他說那個甕這麼大，放一半比較差的、一半比較好的，泡給你喝，抓那個好的；賣給你的，就抓這邊的，都是那一甕。我說還有這樣的！他沒講，我們還真不知道。這個就不公平了，你不能收人家一流的價錢，賣三流的貨，這個就不公平。買賣要公平，賺的錢才會長久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下面這個公案，我們明天再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

